

《群書治要 360》學習分享 蔡禮旭老師主講 （第九十四集）
2012/12/8 馬來西亞中華文化教育中心
檔名：55-057-0094

尊敬的諸位長輩、諸位學長，大家下午好。書疊這麼高不是嚇大家的，因為我們談《群書治要》，要治國。治國，為政在人，得到賢德之人輔佐是關鍵。首先要知道什麼樣的人賢德，才能夠推舉，才能夠用。所以「知人」這個部分，在《群書治要》太多本都談到這些重點，希望透過這個單元，從這六十幾部書當中講得很精闢的跟大家來做一個交流、探討。上一次我們講到一百八十六句，今天我們進入一百八十七句。經文我們一起先念一下：

【故聽言不如觀事。觀事不如觀行。聽言必審其本。觀事必按其實。觀行必考其跡。參三者而詳之。近少失矣。】

這一段是在《群書治要》四十九卷，《傳子》這一本書裡面。我們把前後文一起給大家看一下，從這一段的前文開始來講解。經文講到，「凡有血氣，苟不相順，皆有爭心」。我們在看知人這個單元，就想到老子說的「知人者智」，能真正看清楚人，這是有智慧的。看清楚人才能用對人，看清楚人才能幫得上他的忙。「自知者明」，我們有自知之明，才是通達明白之人。而「欲知人者先自知」，我們都覺得看別人看得很準，我們看自己看得準不準？我們每天跟自己二十四小時相處，都看不清楚自己，看別人會很準嗎？那可能是自己覺得很準，但還是偏差很多。

所以我們在讀這每一段文，首先以自知為先。有自知之明，能夠知道自己的習氣、毛病，下格物的功夫，「物格而後知至」，煩惱輕，智慧就長。「知至而後意誠」，人的心一真誠，至誠感通，你很容易就能看清楚人。真誠清淨的心看人清楚，而那種清楚不是

一種成見，是明白，還加上一種仁慈。看他被習氣控制，想怎麼樣善巧的去幫他，而不是對人成見跟對立，那是傲慢做主。而且格物的人，他非常清楚要改掉一個習慣不容易，所以他對人是一種寬容、寬恕的。因為他是過來人，他知道放下貪念、放下傲慢太不容易。所以當我們批評別人哪個習氣批評得非常苛刻的時候，事實上很可能那個習氣我們也根本還沒改掉。

比方我們看到某個人火上來了，「這個人真傲慢！」坦白講，我們講這句話的時候，我們傲不傲慢？對！看別人容易，看自己可能時間功夫就用不上。「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必疏」。所以我們下這個功夫，根本上還從格物修身來下這個功夫。這個一開始其實就講到一個重點，我們為什麼看人不準。經文當中講道，「凡有血氣」，血性之人，其實就是還是會動情緒、情感的人。「苟不相順」，他遇到這個人、遇到這件事不順他的意。「皆有爭心」，不順他的意，對錯的心就起來，他覺得別人有什麼了不起，我對，他錯。好勝心上來，對那個人就有成見放在心裡，一有機會，會不會講出諷刺別人的話、批判別人的話、挖苦別人的話？甚至於是設計別人的話、挑撥別人的話，都有可能。所以接著經文講，他只要有傲慢競爭的心存在，「隱而難分」，這個心態很隱晦，他沒講出來，沒表現出來，不易察覺。而這個根本上，就是人的愛憎太強，喜歡的就偏愛，偏愛也看不清楚人。所以《大學》講，「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」。所以喜歡的看不清楚，討厭的也看不清楚，根本是什麼？愛憎。所以人腦袋要清楚，智慧要現前，一定要先把愛憎放下。

在宋朝，大家都知道宰相王安石，他也是挺有學問的人，但心量還不夠大。心量一不夠大，沒辦法接納不同的意見。不接納不同的意見，這些跟你意見不相同的人，你就不能跟他們合力。都覺得

自己對的多，不了解對方也是為國家好，不了解對方那些角度可能是我忽略的，所以就沒有辦法整合這些力量。然後他，可能又屈不下來，他就去找認同他的人。其實坦白講，我們閩南話，有一句話說「嫌貨的才是買貨的人」。就是會嫌這個貨不好的人，他就是想買，他才在那裡嫌東嫌西的，希望你能改進。為國家好的人，他當然要把這些問題挑出來，我們一聽就不舒服，「你好像看我不順眼」，你就忽略了這些都是忠的人。他又不用這些人，司馬光、蔡襄，這些都是這麼好的人他都不用，就用那些他覺得好的人。結果這些人是什麼，專門會諂媚巴結的，最後這些人把王安石給拉下台。

有一次，范鎮對王安石有所指責，上奏彈劾他。結果王安石就不高興，記在心上，「皆有爭心」。他沒講出來，「隱而難分」。你們有沒有遇過，你認識的人都不知道他心裡想什麼。其實人還是坦誠一點好，直心一點好。假如你的朋友都不知道你在想什麼，很難成為知己。結果剛好王安石就發現，范鎮跟趙抃在一些政策上意見不同，在那裡爭論，在那裡辯論。當然王安石就覺得他們兩個一定互相不高興。剛好有一天，皇帝就問王安石，你覺得范鎮這個人怎麼樣？王安石沒有直接回答，他已經看范鎮不順眼，他沒有直接回答。他說，范鎮的為人趙抃最清楚，你去問他。趙抃我給大家介紹一下，就是《了凡四訓》裡「趙閱道焚香告帝」，這個人很正直，每天都昭告天帝，假如不敢跟上天講的話他就不敢說，不敢跟上天說他起什麼念頭，他就不敢起。結果皇帝一聽，趙抃最了解范鎮，他就去請教趙抃，范鎮這個人怎麼樣？結果趙抃就講：忠臣也。你為什麼覺得他是忠臣？之前前任皇帝仁宗生病，人生無常，這一病不知道能不能恢復，很難講。所以范鎮上了十九份奏摺，提同樣一件事：皇帝趕快立太子。因為他怕有閃失，天下大亂，大家又要爭太子就完蛋了，受苦的是整個老百姓。而且上了十九次奏摺，等

了一百天，頭髮跟鬍鬚都白了。

我們在看這些古代的故事，真的很感佩。他們那種一心為國家著想，皇帝聽了也很感動，要重用范鎮。結果王安石了解這個情況就很不高興，他本來要設計，讓趙抃去講范鎮的壞話。你看這個就是有爭心，不直接去講，還怕人家說他說別人壞話，居然用這種不是很光明的手段。結果人家趙抃肯定范鎮，王安石就有點情緒，你不是跟范鎮在鬧意見嗎？你還講他的好話。趙抃講：這是國家的事情，我怎麼可以用私人的感受去誤了國家的事，以私廢公，這種事怎麼可以做？從趙抃的行持，他就是沒有愛憎，他很理智，他不會因為自己的私欲，我慢、我瞋，就講不公平的話出來。一般的人達不到這個境界，我們要以趙抃為榜樣，就不會出現底下的情況。「微而害深者」，就是他內心這些對立、競爭的心很細微，但是很可能一有機會出現的時候，會造成很大的禍害。我們在歷史當中看李林甫這些亂臣，他們就特別會記怨，一有什麼機會就殘害忠良。「莫甚於言矣」，他們就會用一些話來陷害人，這個危害就非常大。

而這裡特別強調的就是領導者有沒有智慧去辨別。「君人者」，一個國家的領導人，團體的領導者，「將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」，他應該要協調眾人，因為領導者要做到君親師。君，以身作則，自己不能有好惡，一個領導者有好惡，底下一定分派別；要做到親，他要去關心愛護屬下；做到師，屬下態度不對的，思想觀念不對的，他要藉機會導正他，這才能盡到一個為君者的本分。所以我們家庭裡面、團體裡面，遇到人與人的衝突是非，這個時候怎麼合眾就很關鍵。不要變成兩邊跟我們說了之後，我們一進去之後衝突更大；應該兩邊調和，讓他們冷靜，不要情緒化。能夠記恩忘怨，能夠提醒他們對方曾經對他們的好，能夠提醒他們，他們這些想法、看法也有他的道理。甚至於提醒他，其實他身上有很多優點你沒有

，你們應該互相學習，而不是互相批評。因為人在境緣當中有時候還是當局者迷，身邊的人一提醒，他就不會這麼激動，會比較冷靜下來。或者你在協調過程當中，他看某人不順眼，你就說：某某人說你很好！有嗎？真的，我有聽到。多講幾次，他慢慢的成見就比較淡。這些都是調劑人情，善巧方便。再來發明事理，調劑了人情，他心比較平和了，接著再供養他一些正確的態度。所以和眾定民，他領導整個人民，安定整個人民。而殊其善惡，他要能夠分辨是非善惡，因為他是做決策的人，底下的人給他的這些訊息、意見，他沒有判斷正確，決策一下錯，影響可能是成千上萬的人民都有可能。甚至於判斷錯誤殺了一個忠臣，那是國家莫大的損失。所以他能夠真正做到，和眾定民而殊其善惡，他能「以通天下之志者也」。天下人的心志，天下人的需要，他都非常清楚，他可以利益天下百姓。

接下來講到的這一句，其實我們前面有講過，我們看一下二十四頁，複習一下，為君者要「杜讒邪」。講到的：

【聞言未審。而以定善惡。則是非有錯。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。】

聽取這些言論，沒有冷靜審斷清楚，聽了以後很輕易的就論斷善惡，聽了以後情緒一起來就去處理事情，也沒有去了解，客觀調查清楚，那處理有偏差，是非就會顛倒，『則是非有錯』。這樣底下的人，他很可能就覺得，他用他的這些巧言、這些善辯的能力，就可以達到他的目的、粉飾很多事情，巧言善辯的風氣可能就會興起，『而飾辯巧言之流起矣』。一個領導者他常常都會聽讒言，一定招感很多人來進讒言。他假如審斷能力很好，他都可以分辨出來，誰敢亂進讒言？所以，『故聽言不如觀事，觀事不如觀行』，這個講到了在知人當中有三參，從這三個角度來了解這個人。首先第

一個「聽言」；而「聽言不如觀事」，不如觀察他所做的事情，他具體做出來，有些人講，講不一定做得到；「觀事不如觀行」，觀察事情還比不上觀察他的品行，他做出來的行為，這個就看得更細微。聽言，聽取言論必須審察，審察他講話的動機。其實了解動機，就了解這個人的存心。所以言為心聲，一個人的言語是他心的聲音，會分辨就知道他的心態。

這裡我們翻到後面一百六十三頁，因為第六個單元叫「明辨」。明辨當中的「辨物」，也有舉到分辨言語的經句。我們首先先想到孔子在《論語·堯曰二十》最後一句話說：「不知言，無以知人也」。你能從他的言談當中去分辨這個人的性格，他言論的對錯是非，你都可以分辨清楚。在《格言聯璧》當中就有提到說「德盛者」，道德很好的人，「其心平和」，真的有學問應該是心平氣和。「德盛者，其心和平，見人皆可取」，他看人都看到人家的優點。「故口中所許可者多」，你看他都是肯定、讚歎別人的優點，貢獻、付出，這是德盛的表現，他內心的讚歎表現在言語當中。「德薄者」，德行淺薄。「其心刻傲」，他刻薄、傲慢。「見人皆可憎」，誰都看不順眼，看人家討厭這裡、討厭那裡。「故目中所鄙棄者眾」，他目中無人，好像每個人都很差，只有一個人不錯，可能就覺得自己能力好，我一個人做還比你們十個做得多。其實這個就是被自己的才能障礙住了，形成我慢，就瞧不起人。所以從這一段格言當中，從一個人談出來的話，可以了解這個人的性格特質，他都是看人家的優點，許可人家的好，德盛；都是憎恨別人，都挑別人毛病，看不起人，這是德薄。

具體我們再看三百五十四句，這是在《易經》，孔子講到的：

【將叛者其辭慚。中心疑者其辭枝。吉人之辭寡。躁人之辭多。誣善之人。其辭遊。失其守者。其辭屈。】

將要叛變的人，有陰謀叛變的人，他說話的神情，他是慚，就是慚愧不安，因為他有所謀，心安不下來，他要伺機而動。當然你假如發現這個情況，適時做一些處理。但是絕交不出惡語，跟人家能夠善終這一段緣分，不要跟他結怨。但你能判斷出來，適當做一些處理。『中心疑者其辭枝』，心中有疑惑的人，心神不定，講話就會沒有條理，支支節節的。因為他有懷疑，他心不是很專注，就會有這個現象。當然假如我們底下的人有這個現象，應該引導他把這個疑惑講出來。我們這個時代，大家有沒有感覺到，大部分的人不善溝通，很多事情都悶在心裡，然後愈想好像愈偏。比方說某人的一個動作，自己留在心上就愈想愈偏。其實，可能當事人都沒那個意思，但又不拿出來請問一下。所以人與人相處，坦誠還是很重要。

比方有一次，我們有個同仁，他出公差回來的時候，有人托他拿個東西給我。結果他非常負責，他自己的房間都還沒進去，他就先到我這裡來，就趕緊把人家付託的東西拿給我。結果這個東西拿出來，就跑出來兩顆紅棗，他的行李裡面有紅棗。所以他把這東西交給我，他自己也沒發現紅棗跑出來，我也沒發現。後來我就發現有兩顆紅棗，請問大家你會怎麼處理？經典當中教誨，「不與取」，才是不盜。任何一個小東西，沒有人家同意是不能拿的，更不能吃掉。你不能說，這個老同事了，我又是他的上司，他不會跟我計較，吃下去，犯戒。人世間哪怕你的地位再高，決定不要視人家對我們的付出是應該的，這個心性就開始墮落了。要珍惜每個人對我們的尊重跟愛護，不能有應該的念頭。結果我就把這兩顆紅棗拿回去還給他。結果還給他以後，我聽說，他洗一洗把它吃掉了。反而是旁邊的人起了懷疑：蔡老師幹嘛專門拿兩顆紅棗過來幹什麼？我們這個同仁怎麼可能會跟他計較兩顆紅棗？他就開始在那兒轉。不

過挺好，他挺信任我的，他終於鼓起勇氣來問我，你何必就為了兩顆紅棗還要拿過來還？我就跟他講：我說時時要在細微的地方守好自己的態度，對方又沒有說送給我，我怎麼可以把它拿起來？所以他有疑，他就主動問，可能很多誤解就去掉了。

曾經，我在一個重要的因緣當中，當時候去也是發生了不少事情，推展事情也不容易。然後就有很多對我一些行為提出一些批評，很多還不認識我的人，都聽到這些批評。結果有一位朋友，他雖然聽了這些批評，但是他當面來問我。我事後想想，這個人不簡單，是不是？我請問大家，你聽到人家批評某個人，你不大認識他，你有曾經去給他考證的，有沒有？還是聽了就落印象，然後看那個人，這個人怪怪的，好像是像他說的那樣，愈看愈像。真的，人，你不去搞清楚，落印象就愈看愈偏。有一個故事也是這麼講，有個人鋤頭不見了，農村裡鋤頭不見了很生氣，然後就愈看隔壁那個人，一定是他拿的，愈看愈像，愈看愈像。突然有一天，在自己房子另外一個角落看到鋤頭了，原來我的鋤頭自己的放在那忘記了，那一段時間看他愈來愈像，根本都是自己心裡造成的。所以很冷靜的人不多。他就來當面問我，我就把這些實際情況讓他了解。我想，可能也是他在測試測試，看看我在回答別人的誤會，有沒有火冒三丈；假如有，這個人的修養不過爾耳。可能也是一個測試。面對一個因緣，假如是關鍵的人測試也是為大局負責任。所以我們知人當中，用什麼方法來驗證、來觀察他的人格特質，這個重要。所以面對別人的懷疑自己不能有情緒，這個才是君子之風。

「君子恥不信，不恥不見信」，羞恥自己不能做出讓人信任的行為，而不會不悅、不高興別人不相信我。當我們跟人家相處說，你怎麼可以不相信我？講這種話已經是沒有君子之風，那是在要求別人相信。「恥不能，不恥不見用」，你怎麼沒有用我？這也沒有

君子之風；那個人能力比我差都用了，怎麼可以不用我？這個就變成Complain（抱怨）。《論語》裡面講「不怨天不尤人」。其實坦白講，這些境界你都能觀照得到，必有大用。尤其你是在傳統文化的單位，我們這個事業誰管的？老祖先管的，聖賢冥冥當中在保佑。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」，他一定會有許多考驗，有很多的毀謗、侮辱、委屈，看能不能「人不知而不慍，不亦君子乎」。

『吉人之辭寡』，善良吉祥的人，言語比較少，而且他講出來的話，一定是利益人家的話才講，話不多，言多必失。而『躁人之辭多』，性情浮躁的人，言語繁多，而且雜亂。所以這一句也提醒自己，自己斷自己的吉凶，自己是吉人還是躁人。再來，也時時觀照自己，講話的時候心定不定。而且要跟人家講話，要尊重別人的時間，拉裡拉雜講了一大堆，統統沒有邏輯，讓人家搞不清楚你的重點在哪裡，這個也是浪費別人的時間。所以毋不敬。尤其現代人時間寶不寶貴？大家有沒有感覺，二十四小時不夠用？坦白講，再用一倍，四十八小時，都覺得不夠用。所以應該「凡事豫則立」，講話以前先準備一下，我跟他談的重點是這幾點。不要談又重點沒提到，拉裡拉雜講一大堆，對方寶貴的時間又沒有掌握好。『誣善之人，其辭遊』。誣害善良的人，他心中不安，而且他在找機會毀謗別人，在那察言觀色，看人的臉色，找機會，他眼神一定游移不定。『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』，他擅離職守，或做出有損他的節義的人，他的言辭就理屈詞窮，因為他自己良心就不安。

在《論語》當中，我們了解到，孔門有四科：德行、言語、政事、文學。德行第一位，言語第二位，所以言語也相當重要。論語裡面談言語的教誨非常多，也可以從言語看出一個人的修養。當然，你聽了他的話以後，還要再判斷他有沒有做到。所以剛剛講到的，你聽言，你還要觀事、還要觀行。孔子也提醒，「不以言舉人」

，不能你聽他說了就用這個人，還要先判斷他說到有沒有做到。我們有時候容易激動，他能講得這麼頭頭是道，講得這麼明白，我以前沒有聽過能講得這麼清楚的，一激動，馬上用他。到時候請神容易送神難，副作用就會比較大。而言語的修養當中，孔子的弟子當中口才最好的是子貢，子貢請問孔子君子的德行。「子貢問君子」，孔子講了這句很精闢、很契合子貢這個學生的需要，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」。因為口才好，都講的比較早，講了以後到底能不能做到，又很難保證，所以孔子就提醒子貢，先去做做到再講。而同樣的精神，其實在《論語》裡面提到多次。比方，《論語》又提到，「古者言之不出」，古人他的處世的態度，言語的修養，不敢話講太快。他怕什麼？講了做不到，「恥躬之不逮」。君子一言，駟馬難追，所以他言語保守謹慎。

這個現象在現在的社會風氣，剛好差別很大。人現在誇誇其談、拍胸脯、開支票、作保證，最後差距都太大。你看政治，很多政客，都講得好得不得了，欺騙選民，之後根本都實現不了。當然讀過《群書治要》的選民，就不會被欺騙，會投下神聖的一票，因為這一票要負因果責任。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都要負責任的。生了一個孩子，要不要負責任？要！教不好，都有記錄的，「養不教，父之過」。我們讀到，「古者言之不出」，用這個「古」就代表我們這幾千年人的修養是怎麼樣？一直在下降，所謂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」。這句話也提醒我們，我們應該從自己身上恢復君子之風，有古風。改天突然有人跟你說，我覺得你不大像現代的人，你比較像古代的人，那代表修養有提升。

大家看以前古代的人，厚道，別人的過失不講，甚至於幫人家掩飾。聽人家在批判別人，很難受，給人家台階下，心地純厚。忠厚，大家覺得什麼樣的人是忠厚的人？就是那個不大講話，看起來

乖乖的，忠厚的人。告訴大家，該講話的時候不講，就不叫忠厚。真的，我們現在很多判斷，其實都不一定很準確。什麼是忠？「公而忘私，盡己之心，盡己之力」的人叫忠。該講不講，哪有盡己之心，盡己之力？厚，人純厚表現在哪？損己利人，遇到事情他不會為自己著想，犧牲自己都沒有關係，想到別人。而且，「情文俱備，始終不倦」。當朋友真的需要他提醒、勸諫的時候，哪怕對方都不是很能理解他，甚至於有時候還給他發脾氣，他不放在心上，一有機會諫不入悅複諫，這情文俱備。我們現在勸人家：算了算了，不聽就算了。這個就是沒有耐性，這不是忠厚的表現。而且對人愛護的心，沒有絲毫減損。

我之前很幸運，十年前遇到盧叔叔這位長輩，他勸一個朋友勸了十七年，終於勸通了。我很幸運，剛好他十七年那個時候，我陪著盧叔叔去見他那個朋友。前面十幾年，我還迷迷糊糊，終於結局被我看到了，挺有收穫。一想到十七年，那是真情真意。所以我們對朋友沒有耐性，不能始終不倦，這個就談不上厚跟情誼。

另一句，《論語》又講，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」。他言詞比較遲鈍，他有時候怕說了做不到，所以言語比較保守。您看這幾句精神都相同，可見得，修養自己，得先從言語的態度下功夫。事實上，人說了以後不能守信、不能做到，其實對自己的清淨心是一種障礙。清淨心要恢復，智慧才能打開。比方我們想一想，今天你答應某個人，當時候拍胸脯答應了：兩個禮拜，沒問題。突然兩個禮拜以後看到他，忘了。你的心還清淨嗎？看到，閃一下，不要被 he 看到，趕快先離開現場，想一想，找什麼理由跟他講。這些妄念就一個接一個。他會不會到處說我不守信？心怎麼清淨。所以修養，司馬光教他的學生從哪裡下手？從不妄語始。講話不虛妄，講話誠實守信，我們從這裡下手。今天回去拿一本小本子，上面寫六個

字，「凡出言，信為先」，然後把它帶在身上。只要答應別人的事，馬上寫下來，每天打開來看，然後趕快把這些事情放在Schedule（日程表）裡面，你就不會忘記了。你會慢慢心愈來愈定，愈來愈踏實，這些事都穩妥了。你這麼真誠篤實，從這一句契進去，你這個心態就用在對人、對事、對每一句教誨，會得大受用。《論語》又講，「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」。自己在談論一些道理，都能談得很通達，都能叫人家不要貪、不要傲慢，但是自己的貪跟慢都控制不住，他的內心會覺得很羞恥，不好意思。那這樣羞恥，「知恥近乎勇」，更提醒自己，自己勸別人更應該要趕緊做到，這樣才能言行一致。

再來，從言語當中，孔子有提醒到，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。就是很會講話，巧言，善於這些辭令。令色，就是他的容貌態度很會討人高興。這是巧言令色。因為他把時間功夫都耗在要討人喜歡，要在那裡琢磨，講哪些話討人家高興，他怎麼去觀照自己的內心？怎麼在自己的心態、起心動念下功夫？就不可能。而且巧言令色，他的動機都是要謀私利。然後人家愈稱讚他口才好，他就愈往這個方向去走，當然自己的內功就愈來愈缺乏。這個不只是有自私自利的人會如此，甚至於，比方說我們在弘揚文化，人家都說你講得真好，辯才無礙，真是孔子再世。這個稱讚一起來，你會很在乎講得好不好，就開始在那裡推敲，找很多資料，然後講完課一下來，看到別人走過來，心臟在跳，他會不會說我講得很好？得失心就在增長，仁德、道德就很難提升，他就會落在一個講課的得失上面。所以，人心有所牽掛，其實心性就很難提升。你很在乎什麼，貪求什麼，掛念什麼，就很難清淨心了。而這些貪念或者是傲慢、瞋恨、脾氣，根還在我執。人把自己看淡了，這些習氣慢慢就沒有了。所以人要格物，要真正有所提升。我們這個真正有所提升是講得很

客觀的話，「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」，絕對不能迷失在一個相上，表相，我學五年了，我學十年了，就感覺自己進步了，不見得。不下真功夫，本來的習氣不會少，然後本來沒有的習氣還會冒出來。因為這個過程當中得到的讚譽多，甚至懂得的經句多，本來不傲慢會變傲慢。經句懂多了，會去要求人。我們冷靜看看，我們十年前比較傲慢，還是現在比較傲慢？

曾經，我聽不止一個人說過，說學傳統文化的單位，給人的壓力更大。到其他的單位，人家還不會一句經句接著一句經句來要求別人，還講不出「子曰，子曰」。反而這些團體，他們都講得出來，看別人都很厲害。所以確實，假如沒有很冷靜的時時能夠觀照己心，學到的經句先看自己，這個態度只要沒有，決定慢慢偏成看別人。因為他沒有中間地帶，不是看自己就是看別人。所以真正在修道當中可以提升的人，他必具一個先決條件。不然，雖在學，其實只是記住了這些話，他沒辦法內化。那還是學問、還是學術，就是儒學、佛學、道學；不能夠變成心性、變成智慧，不能做到學道、學儒、學佛。這是中華文化三個重要的教誨，三家重要傳統文化的元素。什麼條件？就是每一句經句都是講自己。這樣的態度他完全是往內觀，他觀到一定程度，他自知；他觀到了之後格物，調伏自己習氣，他清淨現前、真誠現前，他智慧就出來，他看人就看得準。事實上，人只要不把每一句經句都當作我是當機者，也不可能有孔子講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。因為不內觀就會觀他人，一觀他人，對人就有成見，這個心就裝了很多東西，不清淨，不真誠。這個悅是什麼？跟性德相應的時候就很快樂，跟性德不相應的時候就煩惱做主。

所以學！學！應該是愈學法喜愈充滿。大家很能理解這句話，就是我們的師長，老人家八十幾歲了，大家看他笑起來，像不像嬰

兒般的笑容，返樸歸真。我們還見過許哲女士，一百多歲了，像不像嬰兒？愈活愈單純，這個是真功夫。像我們是愈活皺紋愈多，眉頭深鎖，愈學轉不過彎來，愈鑽牛角尖，這個就學錯了。當然，假如學每一句，都說是講自己的，都往自己身上開刀，很苦！苦不苦？你們沒有反應，可能我們都還沒開始開刀。所以盧叔叔講一句話，對自己的習氣要趕盡殺絕，那一個一個習氣，就好像一層皮這樣扒下來、扒下來。扒的時候很痛！但是痛完以後就是痛快。為什麼？不被它控制。

大家應該有體會，比方說我們很難受，這個人怎麼可以跟我講這樣的話？他怎麼用這個態度對我？在那裡輾轉反側，睡不著覺。突然轉個念頭：我做到讓人家講這種話，逼到他講這種話，我也該反省反省。這麼一轉念，還苦嗎？還睡不著覺嗎？馬上就睡得很好了。一反省自己，這是性德，就不是煩惱了。一在那裡憤憤不平，瞋恨、傲慢在那裡作用，就苦了。當然，要扒下一層皮，邊扒，會痛！先不要扒，會反覆！你得咬緊牙關，衝過去。「不顧生死，不計成敗，始有相應分」，死都不怕，就怕這個習性轉不過來，念頭轉不過來。「不顧生死，不計成敗」，反覆這麼多次，我是不是不行？我是不是不能？都不要有這個念頭，這個念頭又是另一個煩惱，叫懷疑自己。不要計成敗，安住當下，正念現前，邪念自然污染不上。好，大家我們互相共勉。

有時候，自己冷靜想想，我認識盧叔叔這樣疼愛我的長輩，已經有十年半了。有沒有知緣惜緣？有沒有知恩報恩？自己冷靜想想，一個嚴重的習氣都還沒有去掉，愧對長者對我人生的勸勉。所以我有時候看到他，很不好意思，這個叫「失其守者，其辭屈」。自己的這個操守沒有把握好，都不敢看，不敢講什麼話，好像看到這些長輩，像看到警察要抓小偷一樣，就不好意思。當然，這樣觀照

到，自己也不能氣餒，天助自助者，更應該自立自強，下大決心去突破。

我們剛剛談到「巧言令色」，其實冷靜想想，我自己有一個很深的經歷，就是我第一次在大學演講，北京民族大學，講了兩個小時，下台來就離開，時間也比較晚。結果走了一段路，突然有個年輕人衝上來，他追了我好一段時間，他很興奮。我心裡想，是不是哪句話觸動他。他看到我興高采烈，還在那裡喘的時候講了一句話：蔡老師，你的口才真好。我聽了都涼一大半，我沒有高興，那時候還算理智。這兩個小時，請問大家，幾句孔子的教誨？幾句古聖先賢的教誨？沒有一句話放在他的心上，什麼放在他的心上？口才。所以請問這個孩子最在乎，他最想要的是什麼？口才，而不是德行。那能怪這個孩子嗎？家庭、社會的風氣，已經讓孩子他的輕重緩急，他人生的先後擺得不對了。

所以接下來，我們再看《傳子》這部經典當中另一段教誨。尤其領導者假如都用口才很好的人，可能幹實事的人他就退了。我們曾經寫過一段話給大家看，「上以言語為治，下以言語為學，世道之所以日降也」。在上位者，覺得每一次我要給上司匯報我的工作，只要我把這個簡報講得非常完美，好像我就是把事情辦完了。坦白講是什麼？事情才剛開始，要去力行。比方說政客，他就覺得我只要口才可以講到他們投我一票，然後就成了。那他真的選上以後幹什麼？謀自己的私利而已。甚至還花錢選上的，我得連本帶利給它撈回來。請問大家，真正實幹的人，他有這麼多的時間去推敲言語的功夫嗎？再來，有德行的人，會不會拍著胸脯上街去說：我的德行很好，請投我一票。德行好的人他很謙虛，他講不出這種話。大家想一想，有一個人在競選，別人被他講得一文不值，他自己好得不得了，你選他不選他？你們是有讀過《群書治要》的人，難怪

判斷力不同。

我曾經在一些會議當中，也見過一些官員，我有時候對一些情景印象都很深。比方這個官員上去發表他做的事情，或者他即將規劃要做的事情。講完下來，那些同僚、上下屬，拍掌，講得真好！好像就交差了。很可能那一篇報告不知道耗了他多少時間，終於搞出來了，終於講出來了。我們的孩子，我們的學生，我們的下屬，假如在領導者這樣的態度，那他會形成什麼樣的人生？觀念就很容易偏頗掉了。包含像我們在學校裡面，假如領導要來檢查，就趕緊趕出一大堆海報，那二、三天那個Printer（印表機），唰唰唰，那一罐都好多錢的。做報告的時候口沫橫飛，那都是趕出來的。檢查完了，全部堆到倉庫去。坦白講，那每一罐的錢，誰出的錢？納稅人出的錢。假如在中國，十幾億人出錢，那要還起來就嚇死人。但幾個公務員有這個態度？我們所花的任何一分錢都是老百姓的血汗，「爾奉爾祿，民脂民膏」。不能長這種虛華，不能只注重言語的善辯、華麗而已。

所以我們看到這一段文章當中講，「上好德則下修行」，上位者愛好美德，他底下的人就重視修養德行。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」，上位者喜歡人家巴結，當然底下的人就感應。「上好言則下飾辯」，上位者喜歡誇誇其談，空談，則下位者他就很會巧辯，把事情都可以掩飾得很好。假如那個風氣是修養德行，則整個團體朝廷「仁義興焉」，仁義之風就興起來。當然這個「上好德」，這個「好」字也展現出他自己帶頭做。為什麼清朝，一個女真族可以統領幾億的老百姓？這麼少數的民族，可是卻能夠統領兩百多年，原因就是他們的皇帝都是帶頭學中華文化，「上好德則下修行」。「飾辯則大偽起焉」，掩飾、巧辯這個風氣一起來，這些虛偽、詭詐的風氣就很難避免，「此必然之征也」，必然會產生的現象。

「德者，難成而難見者也」。德行，很難提升，很難成就。「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」，從善就像爬山一樣，一步一步要使勁登才能進步，而且德行又很難馬上顯現。「言者」，就是很會空談，「易撰而易悅者也」，他很容易寫出一篇很好的文章，談一篇很好的道理，又能藉由這個討別人的喜歡。所以，「先王知言之易，而悅之者眾，故不尚焉」。這些古聖先王，洞察這些人性的人，他知道要學口才比較好學，又比較能討人家喜歡，所以他不崇尚這個方向。「不尊賢尚德，舉善以教，而以一言之悅取人，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鮮矣」。假如不尊重賢能、崇尚道德，然後舉善行來給老百姓學習效法，而是崇尚用言語來討好別人，然後就因為他的言語來選拔取用他，那只要口才好都能夠當官，謀到一官半職，天下的人都不修道德了。然後就是巧飾善辯，用他的口才來要求封賞的人，「不鮮」就是不少，不在少數了。「何者」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「德難為而言易飾也」，德行很難提升，但巧言偽飾這樣的言語功夫比較容易學。這一點，從一個領導者來講，都知道要找那個苦幹實幹的人。但是一個領導者假如沒有放下愛憎，沒有放下喜歡這些稱讚、虛榮，那也很難不被這些很會講好話的人所影響。所以能帶對風氣、能用對人根本還在自己修身的功夫。誰不知道一個領導者要用正直的人，要用忠臣？可是，假如不夠冷靜的時候，看到忠臣，看到正直的人，也是很想躲，也是很想遠離他。

在《新序》當中就有一個故事，楚共王他生病了，結果他召令尹過來，令尹相當於宰相。結果他就說到，這個常侍官員管蘇，就是常侍官管蘇，常常跟我相處的時候，都勸我以道義。可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就不舒服，有時候聽到這些會愈聽愈不耐煩，怎麼批評那麼多，坐不住！然後沒看到他的時候，一點都不會想念他。但是雖然是這樣，可是每次冷靜下來，都覺得他講的話很重要，很有

道理，很有收穫，「吾有得也」。他對我對國家的功勞不小，「其功不細」。楚共王他已經病得很重，在跟宰相講，所以應該封他爵位。這個申侯伯跟我在一起的時候，常常會放縱我，我喜歡哪些欲望，他就陪我一起玩，然後會幫我找樂子，慫恿我一起來玩樂，我挺喜歡他的。而且我跟他相處都覺得很高興，不見到他就很難過，會想念他。雖然是這樣，常常想念他，但是我冷靜一想，他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，讓我把時間都耗在玩樂當中了。所以他的過不輕，應該把他逐出國門。結果這個令尹說：「是的，君王。」隔天，楚共王就去世了，正所謂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，他開悟，也是最後一口氣開悟的。所以人，能夠在現在就開悟，就不得了！能夠真的「聞譽恐，聞過欣」，這一生德行一定有大成就。結果隔天他去世，令尹馬上拜管蘇為上卿，然後把申侯伯逐出國門。曾子看到這個故事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」。這個話可以說明楚共王的這個故事。孔子也說「朝聞道夕死可矣」。所以這些話，「開後嗣，覺來世，猶愈沒身不寤者也」。就是他這些話啟發了他的子孫，警惕了後來的人，我們現在也都被警惕到了，尤其他這麼做超過了臨死都還不能了解自己問題出在哪裡的人。這個是剛剛講到真正要崇尚道德，而不是崇尚口才、辯才，還是從領導者的能納諫、能聞譽恐做起。這個是在聽言當中。

另外還有一則，也是在《新序》裡面的故事講到，在齊國有一個田巴先生，他很有修養，然後齊王聽聞到他的賢德，聘請他到宮裡，要向他請教為政之道。結果這個田巴先生，他就穿新衣帶新帽，然後梳頭髮，把他的鬍子弄整齊。然後回頭問他的太太：我看起來怎麼樣？他太太說：漂亮極了。然後他要出門的時候，又對著他的隨從講：我看起來如何？他的隨從也說：佼，漂亮極了！都稱讚他。結果他要趕到皇宮去，就經過淄水，齊國的淄水河。結果因為

經過河川，就照到自己的樣子，怎麼這麼醜！後來見到齊王的時候就說，齊王問他怎麼為政，他說：國王，今天你找我來，我出門前問我太太，她說我很漂亮，其實我很醜，她是在討好我。她為什麼討好我？她對我有偏愛。然後我的隨從也說我很漂亮，因為他很怕我，所以他也要討好我。都是諛，諂媚我。可是我自己在淄水看到自己的容貌，就知道其實自己長得很醜。所以國王，我今天的這個經歷提供你做參考。因為你的太太們，你的這些嬪妃這麼多，統統都是講好聽話給你聽；群臣都害怕你，也是都順著你的意思在講話，你就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問題。所以勸君王，也可以到淄水河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以上是跟大家談到我們「知人」當中，從「聽言」來判斷。下一節課有時間的話，我們再來探討「觀事」這個部分。謝謝大家。